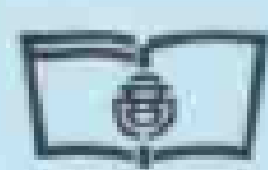




# 二十世纪以来的 社会理论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 著  
〔葡〕菲利佩·卡雷拉·达·席尔瓦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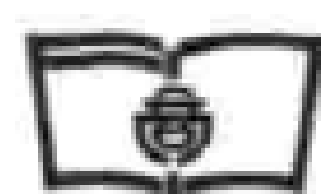
# 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

[葡]菲利佩·卡雷拉·达·席尔瓦

著

瞿铁鹏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英)贝尔特,(葡)席尔瓦  
著;瞿铁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09527-3

I.①二… II.①贝…②席…③瞿… III.①社会学  
—研究 IV.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26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

〔葡〕菲利佩·卡雷拉·达·席尔瓦 著

瞿铁鹏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27-3

---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36.00 元

**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Copyright © Patrick Baert and Filipe Carreira da Silva 2010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 Cambridge.

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凯琳国际文化版权代理([www.ca-link.com](http://www.ca-link.com))引进。

## 第二版序

本书第一版在十几年前问世。在像社会理论那样快速变化的领域里,十年实在是很长时间了,因而有必要修订本书。初版与第二版的明显差异是,原先单一作者撰写,现在由两人合著,而这一合作大体形成各种变化和所做的补充。面对过去十余年在社会理论领域已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的目的是为第一版增补最新信息。特别是,我们关心的是扩大本书范围以便介绍新一代社会理论家和此千年开端新出现的主题。照目前这种情况,本书旨在批判概述 20 世纪到 21 世纪初的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

新版有三种变化值得一提。第一,所有各章都更新并扩展了。我们的意图一直是概述在社会理论不同分支目前正在进行的具有革新精神的研究思路。例如,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现在列入我们对当代法国社会理论的讨论之中(第 1 章),兰德尔·柯林斯和拉塞尔·哈丁(Randall Collins & Russell Hardin)在论微观社会学的那章(第 3 章)加以讨论,我们也新加入了对克劳斯·奥费和亚历克斯·霍耐特(Claus Offe & Axel Honneth)的批判理论的分析(第 7 章)。各章的次序大致一样,例外的是,关于理性选择理论那一章(初版第 7 章),现在是第 4 章(包括论新制度主义的新章节)。第二,本版有介绍社会理论目前趋势的全新一章(第 8 章)。第三,本版有很长一节介绍历史社会学,特别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和施米尔·埃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当代主要思想家,如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萨斯奇亚·萨森(Saskia Sassen)在第8章得到讨论。最后,我们发觉第一版结尾的那一章没有公平对待现今社会理论的种种挑战,所以第9章全部重写了。现在我们适当关照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参阅第1章)以及对我们自己思想的影响。第9章基于出自以前发表的论文的章节:P. 贝尔特《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载于G. 德兰蒂(编)《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手册》,伦敦,劳特利奇(2006);P. 贝尔特《为什么研究社会之物》,载P. 贝尔特和B. S. 特纳(编)《实用主义与欧洲社会理论》,牛津:巴德韦尔出版社(2007),第45—68页;P. 贝尔特《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议程:勒维纳、加达默尔与米德的结合》,载H. 鲍尔和E. 布里吉(编)《国际关系中的实用主义》,伦敦:劳特利奇(2009),第44—62页)。我们感谢劳特利奇和巴德韦尔两家出版社允许我们在本书发表这些材料。

因为我们已完全进入21世纪了,所以旧书名(《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现在已过时了。新书名《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既突出新版的独特性,也留住它对于其前身的延续性。

我们要感谢 Polity 出版社整个团队,特别要感谢埃玛·朗斯塔夫(Emma Longstaff)、约翰·汤普森(John Tompson)和乔纳森·斯基雷特(Jonathan Skerrett),是他们最初建议我们撰写这第二版,也感谢他们对本项目自始至终的鼓励和耐心。

帕特里克·贝尔特  
菲利佩·卡雷拉·达·席尔瓦

# 目 录

导 言	1
本书讲什么	1
我们的议程	10
第一章 法国社会理论百年:从结构主义到实用主义	14
涂尔干的贡献	17
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	23
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	30
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	42
法国实用主义	52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59
第二章 生物学的隐喻: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	65
早期功能主义	67
塔科特·帕森斯	80
罗伯特·默顿	88
新功能主义和尼克拉斯·卢曼	97
杰弗里·亚历山大和文化社会学	101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107
第三章 日常生活之谜:符号互动论、拟剧研究 与常人方法学	111
G. H. 米德与符号互动论	113

## 2 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

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研究·····	125
常人方法学·····	134
社会仪式、情感和信任：柯林斯和哈丁·····	143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149
第四章 “经济人”的入侵：从理性选择理论到新制度主义···	155
理性选择的解释·····	158
博弈论·····	161
新制度主义·····	169
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应用的实例·····	175
理性选择理论的难题·····	179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188
第五章 社会学遇到历史学：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194
社会学与现代性·····	194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199
时间是极其重要的：蒂利、斯科克波尔、 曼和艾森斯塔特·····	212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225
第六章 现在的历史：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	232
新的知识获取概念·····	235
考古学·····	238
系谱学·····	243
评价与当前的发展·····	254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263
第七章 理性的扩展：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及其以后的 发展·····	268
诸种影响与早期著作·····	272



沟通行动理论·····	279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285
评论与当前的发展·····	292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302
<b>第八章 勇敢的新世界?</b>	
——社会理论的经验转向·····	309
我们的时代有多少特点? ·····	309
曼纽尔·卡斯特尔与网络社会·····	311
乌尔里希·贝克与风险社会·····	317
齐格蒙特·鲍曼与流动的现代性·····	326
萨斯奇亚·萨森与全球城·····	333
理查德·桑内特与公共人的衰落·····	340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347
<b>第九章 结论:21 世纪的社会理论</b> ·····	355
社会理论的角色·····	355
为什么是社会理论? ·····	358
实用主义与各种实用主义·····	363
社会研究、反思性和社会交锋 ·····	374
结束语·····	377
进一步阅读文献 参考文献·····	379
<b>索 引</b> ·····	383

# 导 言

## 本书讲什么

我们把社会理论看做是相对成体系的、抽象的、普遍的对社会<sup>1</sup>运行的反思。无论这一定义如何基本,从中必然得出几个推论。首先,我们将只讨论达到高度抽象水平的理论。这肯定不是说,社会理论必然不依赖对社会的经验研究。当然,某些理论对经验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另一些理论则非常依靠经验社会学或贯穿其中。但是无论它们是否有经验基础,社会理论家的主要目的显然是理论活动,因而在社会理论的抽象性质与经验社会学的实践志向有明确区别。其次(而且相关的),我们将探讨达到高度普遍性的理论。这就是说,它们企图论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跨越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第三,社会理论的成体系的性质。与单纯的意见和信念相比,它们展现出高度的内在连贯性和一致性。即使最近远离宏大理论建设的各种尝试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活动,它们也绝不仅仅是各种意见的混合。

我们的出发点是20世纪初,但是这并不暗示社会理论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社会理论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古希腊思想家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社会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反思的主

题。再者,在 19 世纪期间,对于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学的产生,社会理论起到支配作用。奥古斯特·孔德、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只列举几个人名)提出关于社会世界机制的极其详尽而复杂的观点。不过,至少在某些方面,当代社会理论明显区别于其 19 世纪的前身,我们可以指出三种主要的区别。

- 2 第一,虽然孔德、涂尔干及其他人作出了巨大努力,把社会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理论建设与经验研究还远远不是制度化的专门学科。相比之下,在许多国家,社会理论现已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明显区别于经验社会学。第二,社会理论已变得职业化了。在 19 世纪,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人在结盟的领域(即哲学)接受教育。那时候,很少人会担任允许他们训练别人的学术职位。大多数古典社会理论家(例如,托克维尔、孔德、马克思、斯宾塞和西美尔),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担任永久职位。现今,社会理论的正规培训在世界各地的研究生院已成为每年招生好几万人的巨大产业。第三,现在的社会理论家与政治行动和社会改革的关系不像他们过去那样紧密。读者不应忘记,社会学的产生是因为它科学地回答了困扰 19 世纪欧洲各社会所谓的“社会问题”——即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动乱。那时候,社会理论家是被人用作工具去处理社会和政治难题的人。例如,孔德(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包括涂尔干)很想知道社会秩序在那时的政治和经济骚乱之后如何能恢复。托克维尔试图弄清机会平等与自由如何能够调和,而马克思则旨在试图发展更加平等、更少异化的社会。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来说,社会理论不是目的本身,它被看做是处理目前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手段。今天,人们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社会改革和政治激进主义与社会理论没有内在联系。当像于尔根·哈贝

马斯那样的当代思想家介入公共领域时,他们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关心公共产品的公民介入的。不过,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是不成问题的,它的有效性来自它的知识深度和内在的一致性——通过学术程序如匿名的同行评议或经验证实确立的特征,而不是来自它“解决”政治难题的能力。今天,社会理论与政治生活是高度分化的专业领域,有独立的组织原则和目标。

社会理论在过去 40 年里已经历了深刻的变革。20 世纪 60 年代,如 1968 年 5 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和在美国的公民权利运动决定性地促进了知识全貌的巨变。所以,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一直小心谨慎地建设的知识大厦<sup>3</sup>呼啦啦倒塌了。不到 10 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就从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变成整整一代社会理论家意见一致攻击的靶子。70 年代,致力于制订替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可行的理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冲突论和交换理论都作为一种范式提出来,以解决因帕森斯方案失败造成的危机。80 年代初,宏大的社会理论建设传统恢复了。在几年时间里,以宏大理论综合为目标的多卷本著作就大批出现在社会学的书架上。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皮埃尔·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在这一时期开始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这些理论有两个共同的特征:首先,它们都试图整合各种对立的哲学和理论传统,例如,它们的目的是整合结构主义概念与来自诠释学社会学的洞见,而且试图超越决定论与唯意志主义的对立;其次,它们都希望克服以前人们坚持的二元论,例如,它们都试图走出个体与社会的对立。除了这两个特征之外,生成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还有另外的共同特征。两者都反对把结构看做是强

加于人们的机械论的社会观。相反,人们被看做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的行为受约束,但是不是被决定的。布迪厄和吉登斯都认为,人们每天的日常工作扎根于人们认之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一般来说,人们知道按照构成那个世界的不言自明的、共享的规则行为。他们利用那些规则,而且在这样行动时,他们无意地再生产了它们。世纪末的社会理论区别于最近的理论有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在当代理论中有我们所谓的“经验的转向”。我们指的是这种趋势:当代理论家抛弃普遍的志向,反而反思向现代性的过渡以及向现今社会的过渡。这一知识事业是“经验的”,因为它提供对现代性和当代社会的经验性质的诊断。那些追随经验转向的人并没有抛弃理论本身,相反,他们提出有利于理解现当代社会的独特性和问题的参照系。像理查德·桑内特、乌尔里希·贝克或齐格蒙特·鲍曼那样的作者划时代的社会学就是这种经验转向的典范(参阅第8章)。

4 第二,有“规范的转向”。直到最近,人们才认为正义、平等和民主问题是客观的社会理论活动可以讨论的。不过,从90年代起,社会理论家在他们的工作议程中就已热衷于纳入这些道德的和政治的论题。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到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以及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论性别身份的表现性质的作品,规范的社会理论活动已坚定地将自己确立为合法的社会思维方式。

第三,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理论家感兴趣的主要论题。如果现代化是战后一代心中牵挂的主要事情,新社会运动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社会理论家的主要兴趣,那么现今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理论家不讲全球化。然而,在这个论题的论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些人试图提出一般的关于全球网络的新社会理论,例如,曼纽尔·卡斯特尔;另一些人,如哈贝马斯或者霍耐特,试图探究这种扩大的世界主义过程的民主和解放的潜力;还有一些人试图提出全球的跨文明比较,以推进非族群中心模式的社会理论(施米尔·埃森斯塔特就是这一实例)。

本书的结构可以叙述如下。大部分当代视角都受到 19 世纪的一些前辈的影响。结构主义(参阅第 1 章)和功能主义(参阅第 2 章)有许多共同点,因为他们采纳了涂尔干的整体论的社会图像。按照整体论的学说,社会应当作为整体加以研究,而且这种整体不能简化为只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像孔德一样,涂尔干强调社会是独特的实体;这就是说,社会是具有其自身复杂性的实体,因而社会不能只被看成是追求其个体利益的人们的集合体。同样,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感兴趣的是,社会系统的不同部分相互联系的程度以及它们如何对那个系统作贡献的。结构主义者搜寻约束并决定人们行动和思想的那些基本的结构。个体本身并不必然意识到结构的存在,而且他们更加难得意识到这个结构的约束力。另外,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经常用语言作类比,以便理解非语言的社会现象。他们这样做,通常依靠瑞士语言学家、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著作。

功能主义却相信所谓普遍的功能先决条件的存在。这就是说,他们坚持认为,任何社会系统要持续存在下去,一些功能或需要必须被满足。例如,为了使一个系统不至于解体,其成员间最低程度的团结是必需的。因此,功能主义关注不同的社会习俗如何满足(或可能满足)这些习俗所处的更大系统的主要需求。就如结构主义关注人们难得意识到的基本结构一样,功能主义也关注有

关个体往往没有意识到的那些功能。像结构主义一样,功能主义主要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变得特别占优势。许多理论家当时支持两种视角,而且试图将两者整合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参照系中。帕森斯是这种观点的主要倡导者。70 年代功能主义变得很不合潮流了,但是 90 年代,曾有一次功能主义推理的复兴。与其前辈相比,“新功能主义”是温和开通的教派,因为它试图将功能主义概念与来自竞争理论的洞见整合在一起。

在很长时间里,所谓的“阐释社会学”(参阅第 3 章)是替代结构功能主义霸权的主要选择。这些替代选择包括符号互动论、拟剧研究和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和拟剧研究都利用美国哲学家米德(G. H. Mead)的著作。就像米德的理论(不像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那样,这两种理论强调人类自我的社会相关性,认为社会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个体有能力反思他们的(想象的或现实的)行动和其他人的行动。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相反,人们的行动不只被看成是社会结构强加于他们的结果;相反,这些“阐释学派”强调,人们会积极地解释他们周围的现实,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学和相关的理论同样把重点放在人的能动作用和反思性上。另外,我们还将讨论微观社会学在一般社会理论中的应用,例如,在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作品中的应用。

不过,其他微观社会学的方案是非阐释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理性选择理论(参阅第 4 章)。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认为,人们有可能凭借理性的、自利的行动者的概念来说明和预测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所以,像韦伯和托克维尔一样,他们解释社会生活援引

6 这样的事实,即人们有意地行动,而且产生许多结果,其中有些是

预期的,有些是非预期的。然而,他们也假定有持续不变的理性。有大量的文献讨论理性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人们具有明确的偏好排序,意味着他们搜集为获得偏好所需代价的信息,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等等。理性选择理论家推荐的模型基本上源于经济学,因此他们把自己的观点称为“经济学研究方式”。他们以婚姻模式、出生率或犯罪行为为例,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有助于推进那些传统上与经济学无关的领域的研究。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如果一种实践初看起来越是非理性的,当研究证明该实践终究是理性的,他们的成绩就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理性选择理论变得更流行了,跟这一事实某种程度相关的,是对制度角色的兴趣重新浮现。

常人方法学和结构化理论深受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社会现象学和晚期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影响。加芬克尔和其他常人方法学者研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尽管非预期地)在其日常惯行的活动中重建社会秩序。依靠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加芬克尔、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参阅第5章)证明,秩序确实是那些有丰富社会阅历且有见识的个体的实践成就。那种知识往往是默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不是话语的(能用言语表达)。这些阐释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显露出来;结构化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初期兴起。吉登斯提出的对现代性的分析与其他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形成鲜明对照。查尔斯·蒂利、西达·斯科克波尔、迈克尔·曼和埃森斯塔特是我们在这方面所讨论的理论方案的作者。

法国结构主义最终导致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后结构主义的诞生。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有许多共同点。例如,现代的



个体概念并不优先于社会。它从特定的时空结构或话语中浮现出来。但是后结构主义学派与前辈的区别在于,例如,他们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科学要求。后结构主义学派对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相对视角论并不感兴趣,按照这种论点,不存在绝对立场,可据以做出有关什么存在或什么应当存在的陈述。我们经常倾向于某种相对主义: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产生新的意义,而每一框架都附有关于理性和真理的新标准。最有名望的后现代主义者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重大影响,而德勒兹对哲学有重大影响。就我们的目的言之,福柯的工作(参阅第6章)关系特别大。虽然就所受教育而言他是历史学家,但是他的作品对社会理论影响巨大。我们将关注他的历史方法论,因为这样做使他的方案的高度原创性质显得非常清楚。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追随福柯的某些理念。我们讨论两个案例:戴维·加兰(David Garland)关于惩罚的社会学和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对政治生态的分析。

布迪厄和吉登斯承认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具有批判潜力。社会理论特别有助于我们批判反思社会,然而,培育批判理论基础的任务实际上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由哈贝马斯承担的(参阅第7章)。我们将特别关注哈贝马斯,因为他的批判理论版本是非常精致的。它极其详尽和复杂,整合了范围广泛的哲学和社会学传统。像其他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一样,哈贝马斯倡导在平等者之间贯彻不受约束的开放辩论程序。他的“沟通理性”和“理想言语情境”的概念是围绕这一看法定位的。哈贝马斯的乌托邦看起来疑似学院的讨论会:社会应当这样组织起来,人们才能公开批判别人